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92 •



第三編
上
海

五月二十一日的天氣

蔣 萃

雖然是夏季的季節，可是仍像春令的天氣。

看罷！今天早晨，每秒六公尺左右的東南風吹過來，涼爽有些涼爽。到公園裏吸取新鮮空氣的小姐們，還披上春裝的外套呢。溫度表告訴我們：今天的最低溫度（正常天氣的最低溫度在每天早晨五六時左右）祇攝氏表十二度半（華氏五十四度半）。太陽也披上了一層薄薄的絲絹似的卷層雲（Cirrus）間卷雲（Cirrus）此等雲最高。雖然仍能射出偉大的光芒，但熱力是不足以肆威了。有時還套上一個五彩燦爛的大環——日暈（Aurora）。最高的雲為冰針密集而成，日暈是日光經冰針曲折所致。太陽漸漸近天頂，天空也漸漸由灰白而變成蔚藍了。雲兒也漸漸消失，尚餘留幾絲絲雲，點綴在碧藍的蒼天，正是春日輝煌的時候了。溫度表裏的水銀柱儘量向上爬，小姐們也卸下外套，薄薄的一層衣衫趕走了春意。

下午四時半，水銀柱已升到了今天的最高點，指示給我們的讀數，已經是攝氏二十五度九（華氏七十八度五）和早晨的最低點比較，較差有十三度四呢。這最高和較差都創了本月二十天以來的新紀錄。去年今天的溫度：最高二十七度三，最低十九度四，二十四小時平均二十二度八。

太陽向地平過遠，大地漸被黑暗所籠罩。同時星光也為濃霧所遮住，這濃霧稱為高層雲（Altostratus）中級雲，低於卷雲。天氣似乎有變的趨勢。果然，晚上九時十分左右，天空來一陣狂風，數秒鐘內，風向由東南而變為西北，風速自每秒二公尺增至十二公尺，氣壓驟升一毫米，約一刻鐘內漸歸靜止。

一個童子軍教育的工作者 鄭吳樟

離開了辦公廳又想起今天是星期四了。

十多年來從做一個小團員直到現在當一個團長，每逢星期四，自己就會發生一種暢快的感覺，我相信「星期四」這三個字在每個團員的心坎裏，也一定劃上很深刻的痕迹！

回到家裏遙想到晚膳的時候，坐在沙發上冥想，問題又趨向健兒訓練問題的身上了。

我們的一羣都相信中國需要一個轟轟烈烈的青年運動，而我們自己從小就都受過童子軍訓練的，我們覺得真正的童子軍教育中國正迫切地需要着。可是今日的中國童子軍却需要加以改造，因此我們決心幹些改造與建設的工作。雖然我們這一羣分散在各地，但我們相信事業終會成功的。

讓到自己團部的三年計劃，雖然不能全部依着計劃去進行，但至少已經樹立了一個新的姿態，創立了學校與社會的童子軍

團，開闢了一團兼施幼軍軍童子軍青年服務軍訓練的制庭。食過了飯，向團部走去，離開團部不到十公尺，團員們激昂的歌聲，已經打進我的耳鼓了。前進！前進！童子軍，是永遠站在時代的前頭的。

跑進團部辦公室，桌上擺着獅隊第五號送來的行營報告，馬隊的小隊報告書，狼隊隊長製成的上海市重要醫院分佈圖。

七時三十分我們正式開始歌唱的訓練。領導者是一個副隊長，他是民衆歌詠班的幹部人員。我們的歌曲注重雄壯有力的音樂，我們要使每個團員至少能唱二十支歌曲，而且能轉教別人。音樂感人的力量，誰也不能否認，今日的中國正需要激昂有力的歌調來提離沉迷着的民族意識，磨礱之音已是時代的落伍者了。

第二課的時間開始了。馮副團長——鐵路局的無線電主任

——担任高級訓練，教的是氣象。徐老夫子是我們從前的團長，在工部局衛生處工作，今晚担任中級隊的救護訓練。江巡官在鐵路上任警官，每星期四晚必從老遠的麥根路趕來今晚担任初級隊的訓練，講述黨國旗的歷史和使用法。還有幼軍軍由洪君担任，他在財政部任職，今晚担任觀察訓練。新近招來的一羣新團員由李先生負責個別談話，他在教育會辦事也是本團前任的團長。

工作分配好了，回到辦公室開始排列星期日上午的活動。高級隊決定這星期日來一個黎明集合幼軍軍舉行一次郊遊。團部的主持主任是一家報館的職員，他的工作很繁重，還兼辦團員備

蓄的事務；他和我商量接收趙先生——一個將赴英任牧職的同志——寄存圖書的辦法。我們這圖書部收集青年訓練的書可也不少了，中國、英國、美國的童子軍圖書可以說收集得還可以。我們預備多搜集青年訓練的書籍，將來建立一個健兒教育圖書館。訓練的時間完結了，便全體兄弟們再集合起來，報告些團務和星期日的活動，詢問一下各隊活動的情形，最後就來了一個有趣的遊戲結束了今晚的集會。

散隊以後，分別與獅隊第九號和狼隊第三號談話，前者對衛生已比前講究，後者的思想也較肯進步。辦公室裏的工作還是繼續下去，先把各方的來信批覆了，再和幹部人員商量團務，審查隊長們主辦的壁報稿子；同時各股的幹事也在緊張地工作。這樣非把工作告一段落，人們是不肯離開團部的。

當我們踏出國門的時候，素稱神秘之街的北四川路的行人也減少了。可是雞場中的音樂却正在熱烈地演奏，在屹立着的標準鐘告訴我們這時已將子夜了。

我所經過的五月廿一日 黃炎培

今天最大的工作，就是爲大公報寫星期論文。我纔從四川回來，不過十天光景，各方面要我書面或口頭報告四川狀況的太多了。大公報胡政之先生還親自來要求，老實說，只須時間和精神充

許我倒是很樂意的。因為想到吾們對於國家，除了一張嘴，一枝筆，很少貢獻哩。昨夜就來一個設計，儘今天上午半天，找一箇適當場地，拋却一切，完成這件工作，因為下午二時，就是這篇文章最後交卷期限。

我的日常生活，有一點很感痛苦，就是一方面流動得厲害，不是訪友，便是訪訪，不是招人來赴會，便是被人招去赴會。一天到晚忙忙碌碌，而一方面又須澄清了腦海來寫文章，往往落筆沒有寫成幾箇字，客人來了，電話來了，自須堅決遵守不打誼語的戒律，明明「在」，總不願說「不在」，等到打罷招呼，腦海裏東西早已不知去向。大概這一類損失，統計下來着實不少。所以經驗告訴我，你要是限期交卷的，非設法離開現在環境不可。

可是我有三箇機關，任你揀那箇，你要是坐下來，不到半箇鐘頭，定會有客人和電話來找你的。今天出其不意，我去躲在浦東同鄉會裏，把我三十多年老朋友張伯初的辦公桌來利用一下。就算我對不起一班相識也許不相識的朋友，臨時宣告了幾箇鐘頭的某人失蹤。

居然那篇文章告成了。題目是「從四川想到全國」。我向來寫文章的方法，先把全篇大旨，和每段主意，首尾怎樣穿插照應，都想清楚，寫在小小紙片上，然後把每段應用的材料，搜集到足夠的程度，然後動筆。大約動筆以前功夫至少要占百分之五十，到動筆時至多占百分之五十罷了。這篇文字，在我紙片上寫的，開頭兩段：

一段是寫四川天產的美富，一段是寫四川民生的痛苦，接下來提出三箇口號：一、合作，二、開放，三、統制。接下來兩件事實：一、峨眉山的一叢，二、雷馬屏峨的猴獼，接下來兩救國不救民的謬論，末了，還提出最近我所觀察的三種普通心理，做吾文的總結。到脫稿時統計約算全文有兩千四百字。

把其中最驚人的事人消息錄在下邊：

三月二十一日復興日報載中央社稿：「松潘半邊街居民陳氏，自殺其八歲親生女而食。不久該婦亦病餓而斃。沿途數百里內，人血及白骨與餓死者填滿溝壑。」

三月二十四日新蜀報載萬源通訊：「三月一日聞曹家溝某家七人，餓斃四人，餘亦氣息奄奄。有連地逃荒飢民經過其地，一併被殺，分割炙食無餘。」

三月一日新蜀報載巴中特約通訊：「西區恩陽河蜀小學，校址內，棲滿災民，生機斷絕。將奄奄待斃之一丐，由餓極之難民，未俟氣絕，竟就割肉煮以充飢。」

報務旬刊第二十三期萬源通訊：「縣城東門外穿坪壩飢民常十百成羣，煮活人及死人以食。難河壩人民曾殺匪八人食之。」

吾還願把我留告四川青年同學書中一段話附帶寫在下面：「……諸君啊！吾們大家想，假使我親愛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陷在這數目字中間，你將怎樣呢？『同胞！』『同胞！』他們不但是吾們父母妻子兄弟姊妹麼？（怕實際上諸君的父母妻子兄弟姊

弟妹在內的不是沒有吧！如今造成滿地飢民，連日報載有吃死人的，有吃泥巴的，吾不知此一刻鐘內有多少人在將死未死？不知吾寫這篇文章幾點鐘內又死去了多少？諸君此時居然還有機會讀書，諸君讀的書不還是政府從將死未死的老百姓身上征到全年賦稅六千七百多萬圓中間劃出一部分辦學校，聘教師教諸君的麼？究竟諸君讀了書，想用作什麼用呢？校舍的煤煙，是代表老百姓的血光，講堂的粉筆，是代表老百姓的枯骨，吾們還忍心讀了書去謀個人立大功名，發大財麼？這幾千萬戶舊中的同胞，算了，還有幾千萬將死未死，他們希望誰去救呢？諸君，滴幾點眼淚，無論那麼熱，是不夠的。說幾句空話，無論那麼動聽，是無用的……」

我今天這篇文章裏，還寫着：「吾觀察現時人物的三種普通心理：（一）人人求好，但這「好」須我做的。若你做得好，或比我做得更好，那不容許的。（二）人人求辦法，但這辦法固然為國家民族計，至少也須無害於我和人的，最好須有利於我和人的。（三）人人求人才，但此人才須為我用的。若不為用，儘管為國家用，還是沒有這人才的好。」

末了，還說：「此行結果……編一小冊，名曰蜀道不日付印。吾在蜀言蜀罷了。吾所言者，豈止蜀哉，豈止蜀哉？」

過年，吾文寫完，交去了。吾就到家裏去舉行先母生日祭。說到「祭」，我已經成家的兒女沒有一家舉行的了。就是我的夫人還是恭恭敬敬地不肯放她的老規矩。我的見解，原來「祭」不過

紀念被祭者的一種儀式。如果對被祭者真有濃烈的情感，無論用何儀式，都有意義。若是沒有情感，無論儀式怎樣周到，毫無道理。今天祭我的母親，我的母親，是在四十二年以前過去的。生前絕頂聰明，想得各位家長極端歡喜。過去時僅約三十二歲，就生了我和我的兩個妹子。唉，吾小時吾母親怎樣抱我，哺我，歡喜時怎樣疼我，我頑性發作時，怎樣責罰我，五六歲時，怎樣教我識字，教我讀書，吾父終年遊蕩在外面，信來時，怎樣教我寫信，怎樣教我寫信，乃至吾母怎樣得病，怎樣病危，怎樣死，怎樣死而後蘇，還顫着聲音，問幾個兒在那裏，終於怎樣死，怎樣殮，清清楚楚，沒有一絲一毫不永永鎮刻在吾腦海裏，可憐當時撫棺號哭的孤兒，在糊裏糊塗中已變了五十九歲半老的老人了。倘使吾母忽然歸來，我立刻變做小孩，投入我母的懷裏，還要我母抱我，還要我母把乳喂我，我不顧一切了，我永遠抱着吾母，跟着吾母去了。吾一切一切都不顧了。

文章寫罷，吾母親祭罷，吾疲乏極了。喫了飯，上床便睡。

三時半到辦公處料理各地信件，自來奶發明者胡汀雲來，航空家朱介方來，表弟沈本強來，時間長短不等，各把所要談的話談罷而去。

六時半余煩華馬、蔭良、招餐、功德林、同席、陳國治、黃溯初、趙淳、趙叔雅、陳廣雅、廣雅、旅行家、善寫遊記，是一位很有期望的青年呀。除皆我老友，叔雅初從華北歸來，溯初家在溫州，大談天台、雁宕遊程。

同時還借江開漁揚衛玉等招待程柏廬李廉方等青年會餐，吾只得找一相當時間，趕快放棄了功德林跑上青年會九樓，共同周旋一下。吾本大大不贊成同時與兩餐以上，把口腹來當做酬應，無如柏廬聲明天就要走，而胡華等又約定在先，終於無法避免。九時半到家寫了日記便睡。

這是我一天的日記，我絕對忠實地寫出來，公開地給歡喜看我文字的朋友們看。完了。

關 餉

教 官

「關餉啦！」

分隊部的姚玉山，還沒跨進門就這樣大聲嚷着。

「真的嗎？你別又騙人。」門崗汪銘來有些不信。

「這次是真的，隊長叫你們派長馬上去領。」姚玉山說着話走進我的臥室，含笑把命令交給給我，說了幾句話，便到「棚子」裏找熟弟兄談天去了。

我把命令拆開來一看，果然寫着：

「着該營長迅即來隊員領四月份餉，勿誤。」

我的心一驚，但立刻又一緊，我知道又要受一些頭昏腦脹的罪了。

爲了近幾天害着些小病，忍痛化了兩角大洋黃包車錢，由分

隊部那裏領到了飢寒交迫的餉額。

在車上，我無意識地摸了摸口袋帶下鼓着的衣袋，無意識地想：「這一百多塊錢要是祇給三四個人分用，多好！」

到了所，弟兄們不用召集已都擁擠在我的臥室和臥室外的講堂裏，他們明知道至少得一小時後才能拿到自己那可憐的一份，但他們都願意等待着。

「唉！不關餉，盼關餉，關了餉，還不是到手就光。」

「我知道我那一份兒除去訓練隊的伙食賬別的一些亂七八糟底花樣，剩下的還不够付房錢。」

「不關餉好，要賬的上門有話對付，關了呢，唉！真叫人糟心。」

「……」

這些話，在我的耳朵裏已不知道進去過多少回，因此也就消失了反應。我只是低着頭，一回兒瞪牆壁，一回兒盤算盤珠子，一回兒看看伙食單，一回兒又瞅瞅分隊部帶來的各項扣除賬目。手眼裏同時在活動。

「啊！」寫到楊祖壽的餉單，我忍不住放下筆喊了出來。「在訓練隊的名單，這次更多了，你們看，這麼長長的一行！」

于學文朱本成探過頭來看看我面前那張還沒算好的餉單，朱本成輕聲念着：

「儲金一元，卹金一角八分，預支五元，伙食四元八角三分，請趙學德兩角五分，訓練隊膠鞋七角五分，被單七角，洗澡一角，日記

「……」沒念完他就急急說：「這怎麼辦呢？剛才他女人聽說餽，還對我說，楊頭壽的餽叫我拿了送給她，她等著要買米的。」

「你別急，讓我算算看，究竟能剩多少？」

我又抓起筆算了一回，結果是「實發一元九角七分。」

「他還比鄧道明多些呢，鄧道明只剩八角二分。」

「不錯的，老鄧家裏母親病得很重，來信要錢，他開廠長借了八塊錢。」汪派寶同情地解釋着。

賬終於算清，情事終於都算好了，我把發裏的錢統統掏出來堆在桌上，又叫李學貴去換來了五塊錢角票，一塊錢銅板，於是我開始發餽：

病也加入活動了：喊着領餽人的名字，解釋着扣除的名稱，告訴着實發的數目。

臥室中的弟兄跟桌上的錢鈔漸漸在減少，桌上還剩着幾十元的時候，弟兄已一個都不在，我像透過氣來似地伸了個腰，把扣下的伙食錢拿開，把自己的一份仔細一數，湊巧是十元零一角。

「一月不如一月了。」剛透過來的氣又回塞在煩惱的肚子裏。

懶懶地立起身，在左邊衣袋裏摸出自己的皮夾，正想將那些錢好好地裝在裏面，門帘一動，鄧道明悄悄地進來，悄悄地站著，聽着我在夾皮夾的手。

「有什麼事？」

看神色我知道他必有所求，果然，他立刻堆起不自然的笑容，吞吞吐吐地說：

「鄧長，你能在存伙裏借三塊錢給我嗎？這回我只關到……」

關到幾毛錢，不夠用……」

「存伙存伙是預備買米麵的，要是都借出去，大家吃什麼？你還是問別人想想辦法吧。」

我的話是實在的，因之他不能再說什麼，又悄悄地退了出去。突然，隔壁棚子裏傳來于學文的粗魯的喉嚨：

「……不給不行！你憑良心說，這錢該給不該給？今天就是要你給！」

這傢伙有個楞筋兒，怕他鬧出事來我趕緊走過去。

「吵什麼？有話不會好好說嗎？」

于學文手向低着頭的馬慶玉指了指，用了小一些的聲音說：

「鄧長，不是我着急，他該我兩塊錢，答應開關一定給，剛才問他要，他又說要等下次開餽了。本來自己弟兄，晚給早給，也沒什麼關係，誰曉得越窮越倒，前天我的表弟打家裏不肯不路地來了，說是要我事。鄧長，你是明白人，現在世界上那還有我們老粗吃的飯住下去當然更不得了，所以我掏着還是湊幾個盤纏打發他回去的好……」

聽他說得入情入理的，我倒不好意思責備他，我轉臉對着馬慶玉。

「馬慶玉，好借好還，你還給他不完了嗎？」

可是他抬起頭來愁眉苦臉地說：

「不是我不肯還，實在因為我女人生病到現在還沒好，錢化了不少，怎樣也搞不過來。」

我不忍過於逼迫他。

「這樣吧，你先給他一塊，那一塊下次開餉再給。」

他顫抖著手在腰裏掏出一張鈔票，遞給李學文。

「對不起你了，下次開餉一定給。」

「一定要不是過長……」

我回到臥室却見李學貴站在那裏：

「楊祖壽女人來領餉，現在外面等著。」

「哦，叫她進來吧。」

李學貴出去，一回兒就進來了楊祖壽的女人，灰白臉，蓬鬆著頭髮，懷裏抱著個孩子。

「巡長楊祖壽的餉還剩多少？」

「他的餉剩得有限，不過一塊多錢吧，已經交給朱本成了，他沒給你嗎？」

她並不回答我，却又問：「交給了朱本成啦？」

「是的，你問他要去吧。」

他點點頭，臉顯得更灰白，默默地走了出去。

沒有多時我忽然聽見窗外有女人的哭聲，哭得很淒慘，漸哭

漸遠。

正想出去問，李學貴又進來：

「楊祖壽女人剛才一出屋子門就哭，她說家裏不但沒有米，連火油都沒有一些了。開餉剩的一塊多錢，朱本成又不肯給她。」

「他為什麼不給？」我恨恨地。

「也難怪，楊祖壽欠朱本成五塊錢，已經好幾個月了，朱本成的快要做月子，等錢用，這一塊多錢怎麼肯給她呢？」

「哦！」我覺得頭有些昏，便倒在鋪上想養養神，忽然汪銘來送進兩封信來。

「巡長，信。」

接過來一看，一封是家裏的，一封是南京吳錦城寄來的，先看家信：

「胞兄：收房租的已來了四次，我和嫂嫂都急得要哭，米也沒有了，父親非常發怒，怪你十幾天沒回來，無論如何，你要設法十五元……」

我隨手把信扔在枕邊，拆開吳錦城的信，想着：他在南京謀事究竟怎樣了？或者會給我一些欣慰？

「……張公現任縣市行政講習所××主任，須三數日後始能到外省就事，張公擬將弟暫行荐出，何日實現尚難逆料，請兄代弟暫借大洋五元寄下，以救燃眉……」

我又隨手把信扔在枕邊，拉過被角蓋着肚子，便昏昏地睡了。

過去。

五月廿一日

黃警頑

是日天氣清和，黎明即起，披衣盥漱，上馬桶，冷水面，漱口，早操，讀經，寫字，與家眷聚餐時，並商量菜單及一日生活的計劃。七時半開讀大公報，立報，時代，世界，盛京，載有內政部因以國人名，但一人數稱，致發生法律問題時，或因規避，或起誤會，現已擬定辦法，每人祇許一名一號，但是我意這種辦法還嫌不夠，因為問尊姓大名，這得要問台甫大號，還是多了麻煩。我主張名號一致，姓名祇有一個，以戶籍登記為限。八時與我妻柏靜如女士一同出發，在老北門分袂，各自工作。我先往江海關碼頭送菲僑考蔡團，王泉笙陳慕華等九人赴廈，隨贈東方雜誌及各人題字數張。並悉菲當局又頒苛律，禁患痧眼者入境，望赴菲僑胞應先就僑生檢驗，免為原船遣回，徒勞往返。又悉中國選考蔡團赴滬報聘，業已得通政府電復，表示歡迎，並允以極極便利。八時半到商務印書館打鐘，在本科翻閱大小各報廣告新聞約十五分鐘，即寫工作日記，檢閱信件，復楊家駱陳光堯等來信，又會無錫師範安徽大學阜寧鄉師，衛陽女中，等各參觀團。領導員王誌經理以電話召談，商定招寄十省職教代表，及過河之教育廳長。偕鹽城小學校長多人，即乘公共汽車（途遇赴印雷山）赴市政府第一會客室參加該字教育討論會。

由蔣總白主席。

聽過主席及楊思穆，江問漁，邵爽秋，程柏瀛諸位先生報告以後，使我更覺得陶行知博士教育方法之有效了。二年前，中國的職字教育甚形落後，陶博士在上海大場創辦工學團，發明小先生制，用最經濟最有效的方法，來普及大衆教育。中國是個窮的國家，要普及教育只有利用小先生是最好的方法。沒有錢開辦學校，利用小先生組織工學團。沒有錢請教員，利用小先生去教書。陶博士發明小先生實是在中國傳統教育上對症下藥的良方。前年我與陶博士發起中國普及教育助成會，提倡小先生，來推動全國大衆教育，不到三年，現在已推行全國。中國窮鄉僻壤地方文盲還是很多，要普及教育，望普遍的採用小先生制，收效實為最大，速度實為最快。

十二時一刻閉幕，就立在門口階石與吳市長等留影紀念。由本市識字教育委員會在鹽廳歡宴後，市府備車，余任嚮導，陪往水龍廟附近及殷行區參觀識字學校三所，又到市立醫院博物館圖書館體育場及商務製造廠參觀一二八被敵人所燒毀的戰跡。五時返館會客，晚由書局報館電影播書。文化各公團，在大東聯合歡宴。余與章丹博士代表商務出席招待和潘公展周劍雲先生對話，賓主盡歡。席間有人詢本館今日出版何種新書，即據報載有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園說鐵骨詩歌概論文學概論等書，直至九時散席。

民衆識字教育討論會廿一日閉幕後

之感想

李康方

這次上海市招集民衆識字討論會，到會的計有九個省市代表，其餘皆係上海市政府聘約或指派的。時日匆迫，不及討論含有學術意味的議案，這是開會的通例。閉幕後，參觀市政府所辦識字學校數處，由會議和參觀，使我發生兩點感想。

一、民衆識字教育，是否一定要靠政府拿錢來辦學校，才能普及，這在上海市不成問題，因為業經以十九萬多款強迫二分之一的民衆識字，其餘自可有相當的結束。各省市是否皆能如上海市的這樣力量，如其不然，掃除的舊文盲比積增的新文盲不相上下，那麼民衆識字學校就會永遠存在，成爲學界多一個找飯碗的處所。假使上海市小學沒達到普及限度，這識字學校，還要相當的繼續保留。因爲有這識字補習的機關，豈不是小學一年比一年減少，也不相干嗎。

二、只是跟着先生讀完幾冊書，是否爲有效的教育。我們要曉得各國識字人數的統計，是以相當完成義務教育作比較的。我要問的，僅僅認識若干文字，究竟算怎樣教育。即便單純認識文字，取得教育相當的價值，如果只是跟着先生讀完幾冊書，一旦離開了先生，能否自由運用，還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我想談到教育，就含有學術意識。僅僅識字問題，也不是那麼簡單一回事。已往的教育都失敗了，這個識字教育，再禁不住裝飾門面，所以拉雜寫幾段感想。

「馬日」

陳子展

這是中國歷史上不能忘記的一日。

這也是我一生不能忘記的一日。

這一日是中國革命史上必須寫到的一日，就是所謂「馬日事變」。發生的地點在湖南長沙，發生的時日是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因爲電報用頭目代日期，上聲的韻第二十一爲馬，所以在當時說到這一日事變的文電上就叫做「馬日」。發生的事變是長沙的駐軍在這一日晚上從十點鐘起，包圍省工會省農會，追殺了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的械。從此原來合作的兩個黨分家的局面決定了，武漢的國民政府和南京的國民政府合爲一家，完成了所謂「寧漢合作」也就判定了「國民革命」的前途。

在那一年的這一日晚上，我從勢勢拍拍和漸漸濕漉漉合奏的聲響裏聽了醒來，一晚不會合眼，思量誰敵誰友，誰是誰非，一晚，不一刻一分一秒，就可以變卦，政治上真是所謂「瞬息萬變」，尤其是咱們貴國的政治常常變幻得沒有定準，不是像我這樣的笨伯可以應付得了的。好在我本來沒有做過什麼官，連芝麻綠豆一樣

小的什麼黨部委員也沒有輪到過，既沒有政治野心，可以免得許多政治上的麻煩。不過，我一向教書，教育界也和政黨息息相關，我已經感覺到，儘管誰說我的神經過敏。一夜思索之後，再經過四個月之長期考慮，我離開了長沙，相定了上海，決定了改過一種討飯的生活，說得好聽一點，文雅一點，就是「賣文生涯」。直到如今，已經九年了，好像做了一場惡夢。當我昨日接到「中國的一日」編輯啟事時，把我提醒了。回憶到九年前的那個「馬日」，時光過的好快呵！這個世界又變了好多呵！

今日從滬江大學授課回家，已是午後一時半。吃飯後，疲倦不可支，補睡個午覺。醒來，差不多到五時了，裏笑着說：「中國的一日」微稿，不是今日要做的麼？還好睡呢！我揉了一揉眼睛，翻閱今天的報紙，拆看今天收到的信。從郵差遞到的昨日的「上海報」上，看到署名「鸚」的所作「快修快走四字的引證」一文，裏面說是「十四日新聞報載北平電，古北口日商大林洋行，包修日本兵營，拆用長城磚料。十二日拆出一磚，上刻快修快走四字，當經送承德軍部。」云云。晚飯後，我就寫了一首不像詩的詩，題目叫做

長城謠：

「有鬼，有鬼，吓吓吓！」

萬里長城誰敢毀？」

逼得城報開了嘴：

「你修營房住幾時？」

快修，快走，喂喂喂！
你居東海環東海

萬里長城有主在！

我想起大前日阿英先生向我討詩，好像是要登在一個通俗刊物上，這首詩似乎還算通俗，該可以弄賣了罷。我還答應了他，把我從九一八到現在，從「濟聲」周刊，申報「自由談」，大晚報「火炬」，到目前的立報「言林」，以及「宇宙風」，「逸趣」等雜誌裏面發表過的詩歌和詩論，都搜集了給他看，約定明日午後二三時給他一個回信。可是我一向不會自命詩人，想出部把詩集，把稿子通通留下，所以忙了三四個日子，竟搜集不齊，明日怎麼好回他一個空信呢？想了一會，決定帶一首詩給他去看，這是從上月三十日立報「言林」剪下的，題目叫做

問孔：

孔夫子，幾時飄海到東洋？

為什麼東京湯島有聖堂？

你佬生前到處找主子，

難道死後還要走番邦？

你原來贊成霸道攘夷狄，

難道你也愛時髦變主張？

我勸你莫吃他們的「御料理」，

寧肯回到山東啃老薑。

我勸你拒絕他們的「斯文會」，

寧肯斯文掃地六經亡。

眼見六經變成了「漢奸學」，

試問你聖人心偏不心偏？

你看一壁廂大講王道，

你看一壁廂讀經特忙。

是不是敵人會看你的鬚子上，

他們的海陸空軍不來鼓風飛揚？

喂！敢請你大聖人孔夫子，

給我個答覆，原諒我的狂！

計算明天我可以向阿英先生交卷，今天就可以早些睡，不多勞動衰弱的神經了。好在阿英也是讀過練義書的人，看了我的詩，該不至像一般自命努力進步的青年朋友，罵我「開倒車」，「拾古貨」，「不是自己的莊稼」罷！我可管不到人家的毀譽了。

這裏所寫的話，好像都是關於我個人的瑣屑。說不定那位目前正在南方奉陪武人（革命的學者青陪伴的當然不是軍閥）坐飛機出風頭，却罵胡適之「飛行小費」一詩的學者，又要罵我是「個人主義的作家」，雖說我已經不從談許多新詩體談到「胡適之體」，而且我又不是什麼作家，自然，我經一個坐到武人飛機的學者鑒定是個人主義者，那倒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的了。夜深了，就寫到這裏為止。再來一句

這是不該忘記的一日，五月的「馬日」。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燈下寫此。）

樣書

盧冀野

昨天，——五月二十——從南京寄到叢書的樣子，因為沒有工夫校對，今日雖然暨南有課，但午前還有兩小時的空閑，所以早上起身，便把這七本草訂的書放進皮包裹。

第一被鐸鐸發現了。他見樣書已翻黑，並沒有硃印本，頗以為惋惜。我說：「銀硃實在太貴，一部二十二冊的書，用雕版印出來，已經是「貴族的」，何必更去奢侈呢？」

他笑道：「原本含有「貴族性」，這年頭兒還刻甚麼書？既刻了，率性講究一些體。不用硃，用寶藍印幾部，倒是不錯。」他始終覺得有點「那個」的。因為給學生們順便鑑賞一下版本，所以帶到教堂去。有幾位同時問我「刻的書，究竟較排印的有何不同？」「手工去雕，彷彿在行款上有一些「藝術的」味道。實際上最利便的是剗補錯字。較印好了一萬八千那樣的機器印刷，畢竟不一樣。用墨利用油墨，在讀書的時候，也有不同的趣味。此後雕版的方法，漸漸地要失傳了。我不過是完全為着趣味，便費了這許多的財力和時間，本沒有甚麼提倡的用意。」我隨便的回答了他們。後來匆匆的並沒有機會去校對，仍然帶回寓所了。

只是因夾了這幾冊書，引出了這一段談話。在民國二十五年，在上海的一隅，我們還有這一段問答，恐怕將來的人還要驚異：「那時代還用雕版去印書麼？」我想到這裏，不免暗暗有些好笑起來。也許告訴了陶陶，他還要說：「老廢，你也這樣覺得嗎？」

兩封信

沈茲九

拉稿、改稿、發稿、會客、開會、接電話，加上省不了的家常瑣務：柴米油鹽醬醋糖……每天，一撐開眼睛，就像爬上了旋轉不停的車輪，被牠們帶轉得頭昏眼花。

照例晚上十時以後，才得靜止下來，在這時間，寫寫短文，復復信件。今夜也不例外，例外的是：今晚在一堆信件中，發見了兩封不平凡的信：一封是一個朋友旅行到了蘇聯，報告她的見聞的信，其中有一段說：

「……食色性也，這裏的婦女，人人有職業（當然也有少數是例外），人人都可自由地得到愛，人生的最大前提，都解決了；尤其各處托兒所林立，婦女問題中最大的育兒問題已解決了。她們都在愉快中生存着，努力奮鬥而前進着。這種新的生活，使我這來自舊世界的人，感到驚奇，感到興奮，甚至感到使我年青了大半。尤其當我看到此地五一節的歡欣熱鬧的時候，我想長此過這種新生活，可是我是旅客，我不久仍將回到舊世界來過痛苦的舊生

活……」

另一封信，則是甘肅的一個婦女生活讀者寄給我的。

大約是地名的字蹟模糊了的緣故吧，三月中發的信，到五月二十一日的今天，才收到和前一封信，不約而同，同樣是說到「新生活」的。可是字面雖同，而意義却全然相反。這封不平凡的信是這樣寫的：

「編者先生：你知道了你們的婦女生活也會走到這荒涼的甘肅，你一定會高興得跳起來吧？尤其是二月號的三八特輯，竟在這死寂的甘肅××縣（這是受該讀者的千叮萬囑，要我嚴守秘密的。）掀起了了一個迷天大浪花。今年的三八節，此地也小地舉行了一個紀念會，節目大致和三八特輯中相仿，只多了黨政機關代表的訓話。誰知爲了那個三八節歌中，有『不聽那三從四德的鬼話，不犧牲在那小孩子和簾下』的話，被當地的新生活運動主持，人認爲大逆不道。據說現在已告到總會，要求禁止那個歌，理由是：（一）新生活運動，以提倡固有道德爲宗旨，三從四德，是婦女的固有道德，怎好不聽？（二）新生活運動以提倡勞動服務爲目的，育兒調養是婦女的天職，怎可不顧？……誰不想跳出舊生活，過新生活？但是到底怎樣算『新』怎樣算『舊』，我們真弄糊塗了……」

在平凡的忙碌生活中，發見了這兩封不約而同來的各談「新生活」的信，使我哭笑不得，感動了半天。

我今天的日記

吳 鉞

當我早晨在鐵床上，睡得正然甜蜜，猛然聽得耳旁有人喊叫，迷糊糊的也不知爲了何事，倒驚得我的心臟跳的速度加快。

「起來起來！九點鐘啦！」

聽見了這兩句話，才知道是阿毛催我們起來吃飯——上班。俗云：「爲人莫當差，當差不自在。」睡覺雖然愜意，但因為吃穿的來源都是仰仗於別人，所謂「吃人家的口軟，拿人家的手軟。」我們吃穿都是國家所供給的，即是無國家和社會的觀念，爲了吃穿，亦得忠於工作。故而我毫不遲疑，竟奮然而起。

揉開眼，睜睛在寢室巡視一週。「呵！奇怪呀！全室內除下了我，都起來啦。都是爭先恐後，在忙著擦皮鞋，繫綁鞋，好像落了後就有不幸的事件臨頭一般。這也難怪！近幾天的消息的確不大好。淘汰的消息愈益愈真，由空言已經成爲事實。鬧得全路官警，大起恐慌，都怕個人的不幸消息臨頭，實在近幾天來，個個人都能謹慎從事，不敢稍涉及拆爛污的嫌疑，以圖免遭不幸而被淘汰。所以今天大家起早的最大原因，就是恐怕誤了上班。」

刷洗乾淨，看看錶還只九點廿分，我覺得時間尙早，端盥開水，翻開了今天的申報，且飲且看。忽然發見廣告欄內，有貴刊的徵文廣告，不禁使我的心躍躍欲試。但是早已失學的我，就是傾腸倒肚，

絞盡了腦汁，也做不出佳妙的文章，只好將這篇日記，寄還貴刊。

十點鐘上了班。因爲早上幾班開往外埠的車子，均都開去，下午雖還有車開，但時間尙早，故而站上旅客，寥寥無幾。大樓下那幾把專爲旅客設備的長椅，冷清清的只有兩三個旅客，坐在那裏打盹。我無聊似的走來轉去，並時時担心旅客的行李被竊三竊去。

十二點半，常州開來的區間特別快車到站。我的責任，不僅是當心旅客被竊三竊，並且還得指揮交通。所以我站在客人出站必經過的地方，以手作標誌，使旅客靠左邊走。固然知識份子用不着小警察的指示，但是還有忽略的，及不知道新生活守秩序爲何物的。當他們走錯路線時，我若攔阻，隨時都可以聽到各種不同的怪語：

「哦！忘記啦，忘記啦。」

「呵！新生活！」

「啥事體不放阿拉過去？」

「啊是檢查？」

最惹我注意的，是左邊立着那幾個摩登少女，對着我指上指下，評頭論足的大笑不止。依我的推測，好像是一種譏笑。笑得我滿面通紅，不敢對她們正眼注視。

招待人漸見增多起來。原因是有兩班開往外埠的特別快車，馬上就開。

這時有兩個「友邦」的人，一男一女，大概是夫妻吧，領着一

個活潑潑地的幼童，裝束得十分奇特。衆人不由得都把視線移在那孩子身上的。的確，那孩子太聰明，大可愛了！祇那副討人歡喜的面孔，任何人見了也要喜歡。那孩子見到我走路的動作和態度，他就模仿，而且模仿得十分相像。衆人見了，不由得又大笑不止。當時我亦報以微笑，同時我對那孩子也發生無限的愛慕！

我沒料到那孩子的父親會說一口流利的北平話。

「你學他走路，當心他打你呀！」他對着那孩子，手指着我說。又轉臉來向我說：

「你看這孩子有多麼調皮！」

「小孩子調皮好。調皮就是表現他的聰明。笨孩子絕對作不出這種動作。實在聰明。」我稱讚似的說。

看他的樣子，知道他還想與我扳談。我看他對我的態度異常親熱，所以也想與他再多談幾句。我低下頭，正想同他談話，忽然看到他那雖然不高，然而非常雄壯的身體，猙獰的面孔，及兩道使人看不慣的粗眉，處處都可以表現出他內心的狡詐。他穿着他們發明的瘦腿西裝褲，及比他的脚大約出約三分之一的大皮鞋……看見他種種的舉動，不得不使我腦筋內，回想起許多的悲痛事件：如朝鮮之亡，廿一條，五省，一二八，偽滿洲國，塘沽協定，華北問題，及現在當局無法制止的全國普遍走私，他國外交上的口頭禪，是「親善親善」！大概上項的事件，就是表示所謂「中日親善」吧。我恐怕他對我太親善了，所以我便不再開口。

巡捕日記的一頁

一 捕

早晨，我從酣睡中掙開了一雙惺忪的眼，太陽已經爬上我底臉，趕急的拋却了被頭，一躍身跳下床。兩道眼瞢的視線，直射在靠近床頭的條桌上和我有切身關係的鬧鐘大小針上。於是，我知道我知道距離我工作時間僅有十五分鐘了。

早差，是上午七時上班十一時落班。下午三時上班下午七時落班。

做早差，我每天是上午六時起身，洗面，刷牙，穿皮鞋，打裹腿；六時半離開亭子間，在柏油路上費去一刻的光陰，六點四十五分趕到巡士分派工作的集合處——巡捕房。

現在，距離工作時間僅有十五分鐘了。飯碗有打碎的危險。我滿心惶急，免去了洗面，刷牙，在三分鐘內齊整了警士武裝，大踏步跨出了大門。

「撲嗒！」

我的笨重皮鞋和紅漆色的木桶衝突了一下，跟着一股臭氣攪進我的鼻孔，我明白我匆遽的步伐撞禍了——踢翻了一隻馬桶；在撞禍的一刹那，呈现在眼簾裏的是無數的馬桶，一隻糞車，糞車旁立着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這漢子使勁地仰着面閉着眼，大張着嘴在喊：「倒……倒……呀！」

他在「倒倒」的聲息裏沒有發覺關馬舖的響聲和臭氣，我也顧不及馬桶翻了的糞後，依然繼續踏着匆遽的步子在一口氣中到了我們底捕房。

「1357, 1409, 1486, ……」

審事間門前高的台階上立着一個碧眼黃髮的洋人——外藏三頭頭——正張着血盆似的大嘴在對着台階下面的兩排巡捕點名派路。

這位洋大人的相貌也別有風趣，一張紫豬肝的臉配上一隻血紅色胡鷹式的大鼻子，好像夏天隔夜的豬心，肝皮也特別的大，屁股也特別的高，肚皮好像懷了雙胎已到足月的孕婦，屁股和腿子的不相上下，假使他也沒有了頭簡直分不清他的前後。一條套裝褲，圍在屁股上，緊緊的，走起路來最是惹人發笑，就是昨天剛做了「未亡人」的嫂嫂見了他也笑不了報之一笑呢。他的記心也不大好，每次上差的時候，不是忘却了帶手錶，那麼就是忘記帶鉛筆，有一次竟忘却了戴警裝的帽子，光着一頭黃色的油頭髮來上差。所以巡捕們在背地裏替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楊老大」。

這時的「楊老大」挺着肚子從着屁股立着在點名派路。我聽得他那沉濁的聲調已喊到我以後的號碼數目——巡捕的代名字。

「唉！糟了！我」我心裏這樣地喊。

「楊老大」的身畔立着一個五十多歲的黃臉皮——中國

頭頭（華捕的中國長官）

這位「中國頭頭」巡士們暗地裏也送他一個綽號叫做「大老爺」。

「楊老大」點完了名，派好完了路，站在「楊老大」身旁的他——中國頭頭，兩隻眼睛往着台階下面的兩排巡捕一瞧，接着給我們幾句老熟道的訓話：

「你們拿着工部局的錢，應當要替工部局忠心事，小生意，不管他苦不苦，要同行裏拖，黃包車違章的就是不客氣，公事公辦……但是，你要記住，凡是東洋人有違章的事情，那麼，你們就不要去管他，因為管得不好，還要弄到自家頭上來，要有犯法的事，只好用電話通知巡捕房，記住你們要記住呵！」

他說完這一堆使人聽得爛熟而討厭的話，睜圓了眼睛又向着左右兩頭的巡捕射了一射，接着舉起手裏的不到一尺長三寸闊的木板，這木板上面刻着一個碗底大的花。

「你們大家看好了，這塊木板上這一個花，這花就是日本的櫻花。凡在租界裏日本人的住宅門前，總懸着這個櫻花的木板，好讓警務人員認識他們的住宅，特別保護他們，你們要注意啦！」

他隨即把木板放在一邊，眼睛眨了一眨，繼續又說：

「今天晚上，日本的陸戰隊要在我們捕房所管的地界內演習戰術，還正式開放機關鎗……區長剛才來了命令，我們警務人員並要盡保護之責，你們千萬當心，不要弄出亂子來。你們須曉得